

「該係麼个衫呀！」眾人七嘴八舌問道，那是什麼衣服。

「係用布碎仔做個啦！」，我連忙站起來拉大嗓音解釋，說詞迅即被如浪的笑聲淹沒了。

布碎仔，客家語，指做衣服剪裁剩下的碎布。仔，尾音虛詞。或許是年少時虛榮心作祟吧！下課後我一路狂奔回家，將那件衣服脫下來，丟在牛舍上方置放農具的棚架裡，就讓終年暗不見天日的牛欄，壓抑住它耀眼突兀的光芒。母親其後遍尋不著，我卻始終裝迷作啞。為人父後，我方才漸漸瞭解，那件野獸派的衣服，比起一般衣裳，多了許多的針線，「臨行密密縫」，那絲絲線線都有母愛的溫暖在心頭。

牽衫尾

妻和我還是大學同班同學時，每一次逛校園、踏馬路，她習慣拉著我的衣角，黏黏的，像蝸牛。有小鳥依人的可愛，彷若拉著衣角就可以走到天涯海角。又像是一種信賴，拉緊了就可長長久久，雙方都不會再交新的男女朋友。

妻的這種行為，依據日本網路調查，高居戀愛中女孩的可愛指數排行第一。拉別人衣角很可愛，被拉衣角的人很幸福，但是如果換了場景，換了對象，感覺就不一樣。母親在我小時候，最討厭我拉衣角了，每次拉她的衣角都有所企求。客家莊流浪攤販之祖，騎著一台腳踏車，搖著鈴鐺賣麥芽糖，他從村頭出現，接著沒入村尾，我很遠就聽見他搖鈴鐺的聲音，狂奔至田畝拉著母

親的衣角要她回家，她磨磨蹭蹭找銅板，彷彿就此拉掉她一塊肉。田畝陽光亮的，她的衣角黑壓壓，我硬是把母親拉入黑色的憂鬱裡。

祖父就不一樣了，他六十歲就從那塊田畝退休，幾乎每天都會步行到一公里外的保生廟與人閒談，我和幾個堂弟經常拉住他的衣角尾隨。孫輩團團繞，人家都說他命好，高興的時候他就會在廟口柑仔店，買七個一塊錢的金柑仔糖，讓我們邊吃邊拉著他的衣角回家。經年累月，把那件白衫拉得黃花花的，不管怎麼搗洗，依舊歷歷留痕。祖父做仙的時候，就穿著那件衣裳遠行，一併把甜蜜帶走。那一次，我仔細端詳那件衣服的衣角，深淺有別的黃色紋路，像極了沿著茄苳溪旁的黃泥小徑。走著走著，走進柑仔店。鮮鮮河水，甜甜的回憶。

莊裡有一個裁縫師，幫人做衣裳從來都不量尺寸，卻沒有人嫌過他做的衣服不合身。他大約看看顧客的樣子，問問上門者的職業，掂一掂便估量著做。做粗重事情的農人，他便將衣服做得寬鬆；反之，面對文人雅士或是一派清閒

者，衣服便會合身許多。祖父退休後去做了那件白衫，裁縫師卻發神經似地做得特別大。照常理說來，人老了，佝僂了，骨架會縮水，那師傅怎麼連因時順勢都不會呢！又何苦如此消耗布匹。不過，祖父卻非常喜歡穿那件衣服，可以讓好多孫子同時拉著他的衣角。我猜，師傅下剪時，十之八九已經做了估量，尺寸融入了祖父家居的生活。

從某個角度觀之，那衣裳攬住一窩孫輩，熱熱鬧鬧兒孫滿堂的景象，是那個年代長輩最大的歡喜。我在知命之年方洞悉祖父的心思，有時想想，這樣的感知好像太慢一些。不過，我也並非全然麻木，對於自己許久沒有被人拉過衣角一事了然於胸。妻這些年在城市裡出門逛街，走得比馬還快，我差一點就忍不住出手拉住她的衣角，請她放慢等我。一雙兒女，從小也沒有拉我衣角的習慣，想著想著，悵然若失。

二〇一三年，我獲得聯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，頒獎前一個鐘頭，我在汐止聯合報大樓停車場接獲母親打來的電話，我告訴她自己獨自驅車前來台北受

獎。她先頓了頓，接著就對我咕噥，領獎這種事需這樣低調嗎？

「仰般毋分阿媽牽衫尾咧？」母親火冒冒地質疑，為什麼不給她牽衫尾。

「牽衫尾？」我聽糊了，當下理不出眉眼來。

牽衫尾，客家話，拉衣服的尾巴，就是牽衣角的意思。我在一怔間，突然頓悟出母親話語的原意，原來客家人的「牽衫尾」，更深層的意義是「跟著去沾光」。我坐在車內遲遲沒有下車，自責許久。拉衣角各有需求，小時候拉著她的衣角企圖滿足口腹，如今長大了，怎麼就沒想到讓母親來拉一下衣角做個回饋呢！

海鯪

天朗氣清時，站在故鄉的田畝上，便可望見近海的船行。大海近在咫尺，我卻鮮少有海的回憶。沿著茄苳溪往下走，經過一大片黑壓壓的防風林，其後就是人稱黑水溝的台灣海峽了。

客家先民遺作〈渡台悲歌〉，文中「勸君切莫過台灣，台灣恰似鬼門關，千個人去無人轉，知生知死都是難」的描述，看來那個年代，故鄉眼前這片海，是鬼門第一關。倖存的客家祖先深知黑風孽海，詩句口耳相傳，文字堆疊如磚，成為一條長長的禁線。四十歲時，我第一次出國，飛機在海峽上空，陡地發現自己距離海是那麼遙遠。不就是海邊人嗎！卻對海如是陌生。不惑之